

快乐戏剧 vs. 沉重戏剧

孙惠柱

作者赐稿

—

要快乐的戏剧还是要沉重的戏剧？这是不久前亚洲当代戏剧节的研讨会上出现的一个话题。戏剧节的组织者喻荣军说，难以从众多参演剧目中找到共同的主题，所以只好用“当代”命名。我突然想到，有一个词倒很可以概括我看过的几个戏——“快乐”。不料李容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，他觉得看到的几个戏都太沉重，戏剧能不能快乐一点？

其实，和多数当代欧美的经典剧作相比较，这些亚洲戏实在不能算沉重，有两个名字都几乎一样，就叫 Happiness 和 Happy。来自日本的《幸福》真是洋溢着幸福。年近七旬的须永克彦身兼编剧、导演和主演，演一个耄耋老人，比他年轻得多的夫人饰演儿媳妇。公媳相濡以沫，感情很深，邻居会不会说闲话？和观众的期待相反，剧中一直没出现“爬灰”，可两人倒老拿这类闲话开玩笑，因为他们不怕，他们只有纯洁的亲情。最后老人走了，走得很幸福，有个好媳妇为他送终。这样的戏西方人恐怕不易理解。贝克特有个名剧叫 Happy Days，剧中只有一个孤身老妇人，大半截已经入土——真的埋在土里不能动弹。这样的 Happy 当然是个反讽。他的另一名剧《终局》则把两个老人塞在垃圾桶里，也没有一点自由。这又是有着敬老传统的亚洲观众难以想象的。

新加坡的《快乐》倒是来自西方的王尔德。王尔德被人贬为享乐主义者，虽然剧中展现了他受审坐牢等不快乐的事，编导和剧中的王尔德都很会苦中取乐，把他写给爱人的情书以及《快乐王子》和《莎乐美》推到前台。《快乐王子》自然表现了给予的快乐，就是那个要吻人头的莎乐美所追求的也是索取的快乐。因此，剧名《快乐》也挺合适，并没有贝克特式的嘲讽。

话剧艺术中心的《人模狗样》是一部漫画加童话的肢体剧，演员多半扮演动物——猎人与狗、狗与狗，挂在脖子上啃的骨头衍变成白领的西装领结——贯串全剧的重要意象。这是一部摆脱了写实、写时尚、写情感纠葛套路的另类白领剧，极端风格化，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白领的竞争如此残酷，也第一次看到白领剧如此好玩。又是一部既反映了苦，又在苦中找到快乐的戏。

亚洲戏剧节刚闭幕，又看到国家话剧院的“上海话剧周”，其中的《厕所》引起了很大的悬念，还有人担心它暴露阴暗面，其实这出群像戏给观众带来了莫大的快乐。这快乐又不是轻浮的，它让人在笑了以后还要去回味人生的问题：厕所在进步，人呢？过士行在戏谑中探讨人生哲理，难得地结合了沉重与快乐。或许《红尘》更能代表国话通常的沉重——那本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风格，可惜这出戏却沉得有点矫情。女主角是个从良的妓女，然而“举世皆混，唯我独纯”，这样来突出她的悲剧，既与人物性格不统一，也不符合社会真实。说实话，我很佩服国话探索文革社会心理的魄力，我们不该这么快就忘却三十年多前那场浩劫，太需要用文学来反思文革了，尤其是带有自省意识的反思，而不仅是七八十年代流行过的控诉，但《红尘》沿用的基本上还是一个受害者控诉文革的老视角，一个好人受坏人害的老模式。这种缺乏深刻思想的沉重不免空洞。

国家话剧院的“重”和上海话剧的“轻”已是多年来有目共睹的差异，但“快乐戏剧”这个口号，我还是在那研讨会上第一次听到。原来吕凉在他不久前的导演处女作的排练场上，提出要搞快乐戏剧。他导的是个白领话剧，讲单身白领的情感困惑，其实还不如亚洲戏剧节上那几个戏“快乐”。真要快乐，搞喜剧最有效，吕凉本人就是很好的喜剧演员，可惜他只在电视里演喜剧。话剧人已经和喜剧绝缘多年，既写不出欧美那样好笑的喜剧，还瞧不起专做本土喜剧的滑稽戏。其实从整个社会来看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人热衷的“深沉哲理”早已被戏说搞笑所取代，话剧到现在才来提倡快乐，已然滞后。如果吕凉提议与喜剧重新结缘来给人快乐，那应是剧坛一大幸事。

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沉重不好，问题是我们的沉重戏剧到底有多“沉重”？中国传统的戏剧观不同于西方，极少通过唤起“怜悯与恐惧”而产生“宣泄与净化”的悲剧，话剧人虽然可以摒弃戏曲大团圆的陈套，还是走不出“理想人物”的模式，即便是国话的严肃戏剧，力图唤起的也只是观众的景仰和眼泪，而不是审视和反思。我们向来对雨果和苏联式的浪漫主义情有独衷，却极少看到像希腊悲剧、莎士比亚和奥尼尔那样深刻的心理剖析，而浪漫主义在戏剧史上影响十分短暂，还算不上怎么沉重。

其实，健全的戏剧文化中快乐戏剧和沉重戏剧都需要。欧美戏剧界的当代经典多很沉重，专门警告中产阶级富足生活中隐藏着危机；但西方也有一心让

人快乐的百老汇，甚至能让穷人也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。欣赏沉重者说快乐戏剧是蒙人的鸦片，喜欢快乐的又说沉重分子是吃饱了撑的受疟狂，但两种戏剧照样各自大行其道。我们这里虽说也有两种戏剧，多半是既不十分快乐，也不真正沉重。当然，快乐中带点沉重或者沉重中有点快乐的折衷也是需要的，可我们太缺少这两种戏剧的极致形态——引人大笑的喜剧和发人深省的悲剧。

但愿快乐戏剧和沉重戏剧的提法引起的不是你错我对的无谓争执，而是戏剧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兴趣和追求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